



摩拉維亞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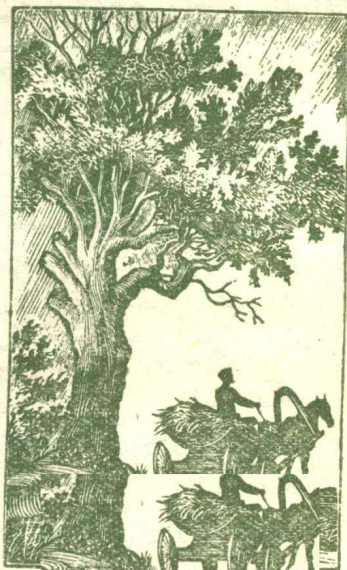
特瓦尔朵夫斯基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摩拉維亞國

〔苏〕特瓦尔朵夫斯基著

梦海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А. Твардовский
Страна Муравия

本書根据 А. Твардовский: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и Поэмы в Двух томах 1957 年版本譯出

摩拉維亞國

原著者 (苏)特瓦尔多夫斯基
翻譯者 夢 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漢平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94 号

上海劳动印制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开本: 850×1156 毫米 1/32 印張: 4 3/8 插圖: 7 字數: 88,000

1959 年 8 月第 1 版

195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00 冊

統一書号: 10078·0927

定價: (A) 0.54 元



第一章

他一早朝南方走去，
路途是那么遥远。
四野一片茫茫，
头上白云冉冉。

白鹤成群地连成一线，
在远远的天边飞着，
它们怀念着家乡的温暖，
全不知道地上发生了什么……

渡口地方车声轱辘，
脚步纷乱，人声嘈杂，
人们走着，大车徐徐驶着，
年老的渡船夫累得满头大汗。

渡船吱呀，鐮索嘩啦，
人們側着身子站在船上。
一位出差干部匆匆趕來，
一位大嫂還帶了口小箱。

渡船好象旋轉木馬，
在急流中間打着轉。
木匠們帶了手風琴，
出發到祖國的邊遠……

電杆木朝前面飛逝，
電綫在田野上嗡嗡地响。
列車沿着路軌轟轟隆隆，
河水向遠方流淌。

泡沫似的殘雪象帽子，
在灌木叢那兒泛着白光。
白樺樹的嫩葉尖兒，
發出了樹脂的清香。

世上有千條道路，
萬條道路，
可是尼基塔·莫古諾克
走着，走着，只走自己的老路。

灰馬套在車轅里慢慢走着，
馬頸上是涂彩的車轆，
主人用他的雙手
把皮帶兒扎得結實。

車油壺挂在後面，
馬鞭兒放在腳邊，
莫古諾克准备好了，
好象上城去趕集。

他在澡堂里洗了澡，
穿了皮靴和上衣，
好象出門去做客，
到亲戚家里去赴宴。

电杆木朝前面飞逝，
自己的家远远掉在后面。
自家的房屋、屋頂、烟突，
都已經望不見……

从赤楊樹丛那边，
順着風兒飄來一縷輕烟。
“故乡呵，別了！……”
莫古諾克揮了揮馬鞭。

第二章

山那边出现一个大村庄，
教堂的金顶灿灿亮。

当年拿破仑攻打莫斯科，
据说曾经路过这里。
三十八年以前
尼基塔在这儿受过洗礼。

从前这里钟声敲响，
二十个村庄都听得见，
在春季过圣灵节那天
这里总有庙会和市集。

面对大道有个庄户，
所有庄户中数它最富，
大门口门牌蓝闪闪
写着“伊里雅·布格洛夫”……

尼基塔一路走去。
突然看到村庄中央，
聚众打架还是赶集忙，
一派热闹的景象。

人們和着手風琴在狂歡，
轆杆多得好像密林一般，
馬兒看到也有點迷亂……
有人趕出來連聲招呼：
“快停下來！……”

“快停下來，沒有一人例外，
誰都要進來賞賞臉：
快在這兒樂一下——
這是最後的大喜事……”

有的拉袖子，
有的扯衣角，
把那尼基塔，
拉進屋子推上桌。

一杯酒砰地放在他面前！
干杯——一干到底！
“快在這兒樂一下——
這是最後的大喜事……”

主人身子沖過桌面：
“我的家——
我的天地。
孩子，站到凳上來，

喝吧，乐他一下，
高高兴兴过个节！……

“朋友們，痛痛快快喝吧，
反正一样是完蛋：
瓶里的酒，
桌上的菜，
以后不知道属于誰？

“牲口属于誰？
粮仓属于誰？
連那棚里的大茶炊
也不知道属于誰？……”

莫古諾克拚命擦着汗，
桌子間挤得象澡堂，
哪里是新郎？哪里是新娘？
哪里办喜事？真摸不出名堂。

可是主人不讓你喘气，
又給你倒了第二杯。
“这是喜事，也是丧事，
亲爱的，今天一举两便。”

莫古諾克很勉强地
又把一杯酒喝了。

客人們吃呵，喝呵，唱呵，
鬧得个天翻地复。

“追荐哪个人？”

“大伙儿都有份。”

“誰大摆酒席？”

“富农們！”

我們在給索洛夫基^①的人們
超度亡魂。”

“咱們喝得够啦，
咱們鬧得够啦……”

“主耶穌基督
施行奇迹……”

“不是我付錢
还能誰来付錢？……”

“上帝的小鳥儿呵，
你为什么不把谷儿尝？
可怜的小鳥儿呵，
你为什么不把歌儿唱？

① 富农分子劳动改造的地方。

“这小鳥儿連忙回答：
‘我不愿待在籠中。
快給我打开这牢籠，
讓我飞到自由的天空……’”

“咱們喝得够啦，
咱們鬧得够啦！

“咱們該好好考虑，
回家細細琢磨：
明儿咱們喝什么？”

“主耶穌基督
在海面上行走……”

“不是我付錢，
还能誰来付錢？
那田里堆着的
每个草垛，
那栏里养着的
每头乳牛，
那地里載回的
每輛大車，
那狗尾巴，
那猫尾巴，
那房屋的影子，

那烟囱的青烟，
那光亮，那黑暗，
那說不上的一切……”

“咱們有數！你可不是傻瓜，
半夜里把麦子倒进河里：
你說自己留不成，也不白白送人。
咱們有數！你才不比別人胡塗。
吃光喝光算數！”

“在四十年以前
據說有一个兵。
那年霍乱病流行。
一天內纏倒半个村。
全村人都得了病，
只剩下这一个兵。
他象神話里勇士一样吃喝，
給所有的死人超度念經，
他喝燒酒用湯盆，
面包也放在酒里浸上浸，
據說全村的人都死光，
就剩这个兵靠酒活了命。”

“特拉他——特拉他他！……
当家的喝掉了犁头。
他儿子——

喝掉了斧头，

他女儿——

喝掉了梳儿，

孩子媽，

也是一路貨，

一喝喝掉了

煎鍋。

她爬进灶肚子說道：

‘儿阿，沒煎鍋叫娘怎样把餅做……’”

“大家都在叫嚷，我一声不响

大家都一样——吊儿郎当。

可是伊利雅·庫茲米奇

心里难受，泪水几滴……”

“拿出来，端上来，

把小菜摆起来！”

“今天他多么亲热，

一下变成了好心眼。

“他說，咱們多年老友，

都是一些老邻居。

他說，要到索洛夫基，

全村跟咱一块儿去……”

“喂，主人，听見沒有，
別為那籠中小鳥兒難受吧。
斟酒吧，給客人們唱唱歌，
痛痛快快呼最后一口气吧！……”

客人們吵得头昏腦脹，
莫古諾克搖搖晃晃站了起來，
裝着酒醉出去透口气，
悄悄地溜之大吉。

大路上灰塵飛揚，
狗兒汪汪地叫个不停。
罵聲，歌聲還沒有靜……

“走吧，灰馬，
咱們找咱們的地方……”

第 三 章

村庄远远地在背后靜了，
手里的鞭子已經涼了。
暗藍色的霧氣籠罩大地，
远处漸漸變得昏暗一片。

驟然刮起了一陣風，

把灰馬的尾巴吹成亂絲。
前邊响起沉沉的雷聲，
象馬隊在大橋上奔馳。

一陣急驟的新雨，
不合時宜地落下。
恍然象一年以前，
大地上發出夏天的氣息。

莫古諾克象小孩那樣
在雨底下伸出手掌。
馬兒偏著頭，
顯得嚴肅而忧伤。

這馬兒呵，真是世上少見！
不象馬兒，簡直象人。
有時候碰到什麼喜事，
五天前它就創著雪地心不定。

地里，家里，屋子，爐子，
連那牆上每一只釘子，
腳上的裹腳布，身上的衬衣，
哪樣不要靠馬的氣力。

馬兒哪，好象離不了的左右手，
尼基塔·莫古諾克，

象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它，
防着瘟疫、失火、小偷。

离开家门的那晚
他曾经跟马讲过这些话，
他说，反正等不到什么好处，
他说，没有了马还成什么家，
他说，跟它一块过了这许多年，
他说，一不做二不休管它媽。

马儿只管拉着走，
得得地一路向前去。
渗出汗水的背部
冒着白蒙蒙的蒸汽。

雨停了。雨水积满了，
一个一个马蹄坑。
就在那轅弓上边
出现一道弯弯的彩虹……

已经是傍晚了。
莫古諾克想順便去看看連襟：
打算在他家里住一夜，
不管怎样，总得道别一声。

莫古諾克的那位連襟

是个誠懇熱心的好人。

年輕時候就交上了朋友，
那時一對姐妹嫁他們兩人。

他們做了二十年朋友，
直到頭上白髮出現，
他們愛唱同樣的歌兒，
愛談同樣的話題……

正在愁悶的主人見了客人，
喜出望外地出來迎接：
“謝謝你，大哥。承你看得起，大哥。”
陪着連襟往屋裡走去。

“我的老朋友，我的連襟，
我要坦開心膛跟你商量：
開春啦，地裡急死人
咱們怕要下個決心？……”

莫古諾克回答他說：
“我的老朋友，我的連襟！
天地大着，不是窗孔裡的一方，
我心里是这样想……”

可是連襟又對尼基塔說：